

再春

(台灣) 朱秀娟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再春

(台灣) 朱秀娟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(京权) 图字 01—96—040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春/朱秀娟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6. 8

ISBN 7—5063—1034—1

I. 再… I. 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3782 号

再 春

作者: 朱秀娟

责任编辑: 刘英武

装帧设计: 郑 强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6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 清华大学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字数: 142 千

印张: 7

插页: 2

版次: 199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063—1034—1/I·1023

定价: 9.7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简介

朱秀娟，台湾当代著名女作家，江苏盐城人。曾在台北、香港、美国工作多年，现为台湾四家企业公司负责人。商务繁忙之余，笔耕不辍，跨越文商两界，且成绩斐然。著有《女强人》、《万里心航》、《雨荷》、《别有情怀》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和《走上艳红的地毯》、《我把女强人变温柔了》等多部散文集。作品在台湾、日本等地数度获奖，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细雨飘忽地下着，不断地下着，天母山旁的一间小楼紧紧地关闭了门窗，重重地垂下了帘幕。然而，门窗的紧闭掩不了那山林风雨的淅沥凄切之情，门扉内，客厅的一角，几个人围着炉火，听着雨声，静静的，只有炉火在闪烁，烟丝在轻飘，是这样的一个天气，什么时候雨势才能稍停？什么时候才能雨过天晴？

张文敏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引得其他两个人从火光上收回视线，询问似地投向他这边，沉默终须打破的，既然这沉默由他引起，他不是比他们更有责任来终结它吗？

“我想，还是改期吧！看样子今天雨停的可能很小。

“你不会去问问看吗？要是姐姐答应改期，我们不会反对的。”俊朗的何尚仁使着性子。

“还是我去问问吧！”

倪秋菱向何尚仁丢眼色，站起来向楼上走去。

“我无论如何不能了解你，要是可能的话，我真想好好揍你一顿。”何尚仁低着头，十个手指捏得格格响，这年轻人是这样在忍住他的脾气。

“你就是拿刀劈我两下我也赞成。”张文敏一向开朗的面上布着苦笑。

“为什么？我们都是男人，告诉我为什么？”何尚仁压着喉咙，额头暴着青筋。

“不要问我！不要问我！我已承担一切后果，我的损失不比别人轻，你不能再逼我。”

张文敏把他灰败的脸埋在双手中，低声咆哮着。

这不是平日的张文敏，如果他以往也是这个样子，何尚仁的姐姐不会爱上他，他们全家不会喜欢他，不会像刽子手那样使姐姐嫁给他。

“没有一个人受的伤害有我姐姐重，你，既然今日何必当初？”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风雨声使他们的话声减低，他们可以任意指摘，不会有人来打扰，不会有人来旁听：“你有没有想过今天的局面？”

“我没有，云仪一向是个乐观温柔的女人，而世界上这样的事情多得很！”

“你这个混帐！你害了你自己，但是，你没权危害别人。”

“我愿忏悔！我已忏悔了，可是，云仪不原谅，没人原谅我。”

张文敏躺在沙发上，像只垂危的癞狗。

“云仪姐说，今天非离开这里不可！”

秋菱看这两个形态狼狈的男人，升高的气压早已感染了她，她现在已麻木得没有什么同情心了。

张文敏缓缓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无助地看着门外的雨丝。

“她怎么禁得起，她怎么禁得起！”

目送秋菱灵巧的身影闪出门外，云仪叹息了一声，慢慢地坐起身来，穿上秋菱为她拿出来衣服。一阵昏晕，她又紧紧地伏在床上，听窗外雨声淅淅沥沥，在这深冬的季节，这种绵绵细雨是常有的现象，就像这世界上出不了奇迹一样。雨已经下了一上午，或者还要下一整夜，在众人酣睡中悠然中止。

那么，应该听秋菱的劝告，明天离开，可是，不行，一个人能忍耐多久？能受多久的折磨？在这个房间里，这个可爱又可憎的房间里，她这半年来做过多少噩梦，噩梦从四面八方向她侵袭，那个通往浴室的门，那个通往书房的门，这片窗子，地毯的间缝，天花板的隔缝，无一处不是令她暴汗如雨，力竭声嘶的可怕！

这半年，她是这样夜以继日地在受着磨难，这个磨难既单调又固定，牢牢地抓住了她，她怎么还能神志清醒呢？她应该是一个疯子了，如果她果真丧失了神志，她一定会为自己庆幸的，可惜，她保有了理智，损失了健康。

就是昨天吧！昨天天气多么好啊！她弟弟和秋菱从南部来了，她从一个同样的噩梦中被下女叫醒。

眼前不再是梦中情形，换成了另外一男一女，焦急地在俯身看她。

“是谁呢？”她自问着。

“姐，是我！我是尚仁。”那个男的说。

“云仪姐！我是秋菱。”果然不是那个女的了，是秋菱，她弟弟的未婚妻。

她呆呆地躺着，尽量驱除梦中的形象，找出她弟弟和秋菱的样子。

那高高的鼻梁，深深的眼睛。那像男孩子似的短头发，那圆圆丰满的双颊，果然是弟弟和秋菱。

“你们怎么来了？”她支撑着想坐起来，她失败了，这是多么力不从心的举动。

秋菱赶快坐到床上扶着她躺下，替她整理着散发，替她拭去汗渍。

“你好好躺着。”秋菱圆圆的脸上，简直表现不出什么忧伤来。

“姐，你病得很厉害！为什么一直不向家里说？”

尚仁男人粗气的喉咙，震得她阵阵耳鸣心跳。

“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病，我要多休息，多睡觉，我太疲倦。”

“你瘦成这个样子还说没病？”声音更大了：“你别再瞒我，我什么都知道了，你为什么不肯找医生？这不是等于自杀吗？”

“尚仁，别这样。”秋菱气嘟着嘴。

“我不会自杀的，我不敢自杀，如果真能够死掉，我希望快一点，我不亏欠什么人的，把我拖在这里干什么呢？”

拉着秋菱的手，云仪忍不住流下泪来。

“张文敏呢？我要找他，我要找他！他竟也瞒着我们，要不是我们这次到北部来，你真就这样死掉，不明不白地死掉。”

“小声点，行不行？”秋菱斥责着。

“这不是最好的结果吗？听我的，我从来没有责备过任何人，我更不会责难文敏，你没有见过他吗？他也很不像样了。”

“他在不在家你都不知道？”

云仪的幼弟像长兄似地指摘着她。

“我知道的，现在是几点钟？我只要知道时间，我就知道他在哪里。”云仪又凄惨地笑着：“秋菱，你看我多失败，我现在还相信自己了解他，了解另外一个人是多么困难的事？”

“张文敏不是外人，他是你的丈夫。”何尚仁的气实在不知往哪里发。

“就因为这一点我才更不了解我自己，他是我丈夫，我应该了解他，我自以为了解他，结果我全错了。”

“是他不配你了解，他不配。”

尚仁握着拳头，在床头急步徘徊。

“你们来了我很高兴，我觉得舒畅多了，来，秋菱，扶我坐起来，我只是虚弱点，病是没有什么的。”

“我打电话找医生去。”尚仁转身下了楼。

“这么年轻，这样自信。”半坐着的云仪摇头叹息：“他以为他可以责备张文敏，但是，我知道他不能，有一天他会同情张文敏，他会不谅解我。”

“不会的。我们永远相信你、爱护你。”

秋菱帮云仪拉好袖口。自己找个和云仪方便谈话的位子坐下。

“我以前和他一样的自信，和你一样的自信。”

“云仪姐，人的天赋不同。尚仁和你是姐弟，他会和你一样善良。而且，即使有一天会和你现在的处境一样，我也不后悔。”

“我应该道歉。我实在不是在故意挑拨，你也许会奇怪，在尚仁和文敏之间，我还是向着文敏的，如果文敏是好的，我

就觉得全世界人都好，如果他不好，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比他坏。”

“我懂，哪个在恋爱中的女人不一样呢？”

“你看，我总是自私的，我忘了问你们来干什么的了。”

“都怪我们不好，想故意给你一个惊喜的，尚仁和我要订婚了。”秋菱甜甜地展开笑靥，浑然忘记对方是个颇受打击的人了。

“那……那真太好了！”一串干咳紧跟着话一起出来，云仪深陷在枕中，悲喜交集。

“云仪姐！”秋菱惊怔在床前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一阵呛噎之后，云仪急忙收起她的失态，强迫自己露出笑容。

“来，恭喜你。”云仪伸出颤抖的手。

“云仪姐，不要难过。”

“你弄错了，我是实在高兴。”云仪握住秋菱的手……“我还记得尚仁追求你时的紧张，我真替他担心，真怕你看不起他，让他受不了失望。”

“尚仁一直在感激你，不是你的帮忙，开导，尚仁那副毛躁脾气，我也许真受不了。”

“也许是我教坏了，人与人相处真不应该有那些心眼。”

“我分得出哪些是你教他，哪些是他的真性真心。”

“你不会怪我吧？”

“怪你？我已讲过我的感谢了。”

“我想你是不会怪我的，尚仁懂得爱你的时候，我们正失去母亲，我对他的关心是超过做姐姐的本分了。”

“医生马上就来。”尚仁大步走进来：“就是不远处的私人诊所的医生。”

“尚仁，恭喜你！”云仪忍不住声泪俱下。

医生的判断，不但没带给她惊恐，反而使她更觉安慰，如果精神焦虑症就是血癌的话，也许更能使她愉快，不过；医生说了，精神焦虑症是一切癌症的前奏。云仪平静地接受了医生的判断，平静地接受了尚仁的安排，如果她早知道生病就可以离开这间梦魇的房子，避开文敏的骚扰，她早就装出点病来离开了。

她知道，凭她一个久久卧病人的细心，尚仁和文敏见过面了，可惜小楼的隔音太好，听不到他们吵了些什么？她可以断定他们一定有过一番剧烈的争执，但是，她知道这是不必要的，她本人没有吵闹过，她的弟弟还有什么可吵的！

她从小就是这样一个温和的人，常被比她小五六岁的弟弟气哭，她这样是惹人讨厌的，她母亲一再地叫她改改脾气，锻炼锻炼个性。

“你连个弟弟都应付不了，动不动就哭，将来有得你哭的。”

可是，她实在不知道如何对付人，大部分的事她都逆来顺受了，不能忍受的，哭一下也就过去了，哪一次她不是一哭了她弟弟就让了她的？然而，这一次她没有哭，就像她母亲去世时一样，她哭不出来！母亲死她病了一场，她倒没想到这次会真的得了重病。

母亲死了有文敏的关照，他为她讲段故事，念段诗。文

敏不一定喜欢诗词，但是，知道云仪喜欢。文敏并不是个讲故事的高手，然而，他的故事给了她丰富的启发性。

文敏讲过一个赵子昂和管夫人的故事，赵子昂有一个画家的天才和画家的浪漫，管仲姬是一位痴情词人。于是，她的痴情使她的词成了名，也挽回了她的幸福。

文敏当时讲了不少的故事，念了不少诗词，可是，管夫人的“我侬词”在云仪的脑海里生了根，发了芽，结了籽，不管云仪在任何心情下，这首“我侬词”都能深深地感动她。

你侬，我侬，
忒煞情多，
情多处，热似火，
把一块泥，
捻一个你，塑一个我，
将咱们两个，一齐捏破，
用水调和，
再捻一个你，再塑一个我，
我泥中有你，
你泥中有我，
我与你生同一个衾，
死同一个槨。

这次病中，“我侬词”仍时时会回荡在她脑中，只是她不再爱慕管夫人的才高，不再羡慕他们夫妇的情深，她甚至也不同意管夫人的痴情。“我侬词”引起云仪更大的痛苦，带给她数不清的梦魇。

从古至今，有多少这样的事？也许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

同样的，所不同的是当事人的感受。

“云仪姐！”有人在叫她。

“云仪姐！尚仁打了电话给医院了，医院同意你今天就去，好在我们门前就是停车处，我们离医院又近便。”秋菱慢慢轻轻地说着，因为病人的虚弱使她不能不特别小心。

“就是山下那家医院吗？”

就从决定去医院开始，云仪已在向往那宁静单调的生活。

“是的，病房已订好了。尚仁说，你把自己闷久了，他为你找了靠窗的一间。”

秋菱拉开了窗帘，放进来雨意稍停的天光。

“雨，好像有些停了。”云仪有了些精神。

“天色开朗了不少，雨也小多了。”秋菱对着满眼的细雨凄情，心头像被乌云压住似地沉重。

“你喜欢山下那片风光吗？”云仪向秋菱的背影问着，这个健美的少女真不适合窗外的景色。

“我不太喜欢。”秋菱回转身来，走向床边：“我喜欢统一的东西，这里的风景是矛盾的，窗右边是极端的样式，窗下又是一片水田和农舍，在这种环境中，人的心情是复杂的，多变的。”

“啊！你不喜欢这所房子。”云仪微微有些失望。

“怎么了，云仪姐，我喜不喜欢有什么重要呢？”

秋菱向床上的云仪笑着，这位未婚夫的姐姐是多么的孩子气。

“你如喜欢，我就把房子送给你作贺礼。”

“不！你别这样说，这是你的家，你会回来的。”

“奇怪，我有这个预感，我不会回来了。那么，这个房子会空闲起来，文敏早就不常回来了，他一个人留在山边做什么呢？我真不愿意想到这里灰尘处处，蛛网满壁。”

“这些事是不应该多想的，你如不反对，我替你布置，我下个月回南部订婚，在这里还有段时期逗留，我一定保留它的窗明几净，气氛温馨，一如你在这里一样，而且，只要你安心养病，一两月之内你就会身体好转的。”

“你多么能干，又多么会安慰人啊！你忘了我的病来得慢，好得也必然不会快。”

云仪把她最要紧的话咽下去了，在预备去医院的现在，她不能再强调她不想病好的。

“在医院里，你就得相信人定胜天。”

“那么，你答应我说服尚仁，不要把我的事去烦扰我们的父亲，自从母亲去世之后，他一直是那么寂寞可怜。”

想到那年老的父亲，云仪又哽咽了。

秋菱好奇地看看云仪，她难怪病倒，她怎么会有这么多心思。

“昨天尚仁已去信向父亲报了平安，他没有提到你的事，告诉老年人是没有好处的，病弱的人应该由我们年轻少壮的人照护。”

显然地，云仪实在需要人照料，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思想上了，她的体力在逐渐虚退中。

“我想起梳洗一下。”云仪摸摸脸颊，难为情地说。

“不需要吧！到了医院里，自然有人替你梳洗的。”

“要的，我已好久不见生人了，我不要人家看到我害怕。”

“何必呢？天气这么冷，你就坐在床上，我和女工来帮你梳头擦脸。”秋菱坚持着。

“我没有那么严重，只要你扶着我，我就不会发晕。”

秋菱屈服了，虽然她满心不愿云仪看到镜中的自己。然而，她马上省悟了，云仪对自己的形态一定是清楚的，她的房里，她的浴室中不是到处都有镜子吗？

“好的！”秋菱笑了：“你能关心自己总是好的。”

“啊！这是我的习惯，一个人可以死，可以死后腐烂，但活着一天一定要干干净净。”

略略洗漱，秋菱扶着云仪在三折镜的化妆台前坐下，她拿镜子递面霜地忙乱着，希望自己的动晃破坏掉云仪在镜中的反视。

“你不要动，我好像觉得到处都是人影。”

云仪埋头在秋菱腰间，半天不能动弹。

秋菱看看镜中一头败草似的乱发，桃红色的睡袍，衬得她颈脖苍黄。心中一阵戚然哀恸。

“云仪姐，真对不起！”

“没关系，我定一定神就没事了，真的，今天一天我还没吃什么东西。”云仪略略松松秋菱的拥抱，愧赧似地向镜里的秋菱笑笑。

“我赶快去弄点东西给你吃。”秋菱握住云仪的手，避开镜子，向她鼓励着。

“你不要张罗了，我实在怕吃东西，喝多了开水都能搁得心痛。”云仪轻抚着胸口，轻舒了口气。

“那，那我帮你梳头吧！”

“你先坐着，我不成你再来，梳头费力，我真想把头发剪了。”

云仪疲乏地伸手去拿梳子，默默地瞪着镜中那一头乱发不知从何下手。

昨夜又是个噩梦连连的晚上，而这头乱发就是她竭力挣扎的成果。一个人脸色的好坏固然能决定给他人的观感，但头发一乱，其狼狈则更不堪，云仪对自己的容貌的改变好像从没怎么注意过，而头发的零乱则似乎是乱到她心里去了。

她咬牙切齿地努力着狠地向头上使着劲。

坐在较远处的秋菱，心惊胆战地跑过来：

“我来！我来！”

秋菱一把抢过云仪的梳子，把云仪的头稳稳地扶在胸前，镜中的云仪紧锁着双眉，紧闭着眼睛，两只手紧紧抓住秋菱的膀臂，胸部急速地喘息着。

秋菱一身寒意，满身大汗，这镜中人哪里是昔日美丽的云仪，她本来轮廓鲜明的脸上像盖了一层蜡纸，苍白中透着青黄，浓浓的双眉蚕卧在凸起的眉额上，活像两把小箭，眼睛深凹着，颧骨略略耸起，两腮尖削，唇色乌紫。

“云仪姐，你怎么啦？！”秋菱把脸埋在云仪的乱发中吓得流下泪来。

“我没什么，只觉得整个人脱力似地虚浮起来。”云仪渐渐平息下来：“唉！这两天不知怎么了？难道真的病了！”

秋菱心中一阵恨，深悔不该劝阻尚仁，好歹先给文敏一顿揍，也好出出心中气，人已病到这种地步，文敏当然是个十足的罪人，而且，不是尚仁和自己及时赶来，云仪只好做

个屈死的冤魂，人心竟真的这样可怕吗？对自己昔日珍惜爱恋的人，会亲自去把她摧残到这地步，而视若无睹吗？

“云仪姐？”秋菱尽量和颜悦色：“我扶你坐到沙发上去，这个小凳子坐着吃力，记得我有一次感冒发高烧，尚仁非要看我，我坐起来照照镜子也突然昏倒了，我身体那么好，也禁不起一两天不吃东西。”

“好，我坐到沙发上去，这把头发可真烦人，又多又长。”

秋菱暗暗心痛着，这是多么乖巧的人，这样恬静安详，和她短短的一日的相处，秋菱已深信自己可以永远爱护她，帮助她，服侍她。

沙发就在窗旁，站在窗前，云仪向外眺望。

“雨还没有停，我真希望快点出太阳，这个窗前是看晨曦、看晚霞的最佳处所，尤其是七八月间，我可以在这里从黄昏站到月色中天，你真不会知道，那些云彩有多么的瑰丽，多么的善变。”

“是啊！你就像七月里的云一样美丽。”

秋菱把云仪安顿在沙发上，替她轻轻地梳着发梢。

“尚仁娶到你做太太是有福的。”云仪安详地说。

“好的，我会告诉他，而且，让他永远觉得有福气。”秋菱又停下动作问：“我没有粗心大意弄痛你吗？”

“没有，一点也没有，每次我为这头长发弄得耗尽精力，今天才觉得它有点可爱了，被人服侍到底是舒服的。我又是这样懒散的人……”

云仪不再往下说了，能留住头发到现今，全是文敏的意思。而这件事，她近来似乎已忘记了，她要努力忘去的事太